



舞蹈人

舞蹈人物文化丛书(三)

邓佑玲 主编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舞蹈人

舞蹈人物文化丛书(三)

邓佑玲 主编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舞蹈人 / 邓佑玲主编. —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5.8

(舞蹈人物文化丛书; 3)

ISBN 978-7-5074-3031-8

I. ①舞… II. ①邓…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②舞蹈演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 I253.5
②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105 号

主 编 邓佑玲
责 任 编 辑 宋 凯
封 面 设 计 刘长春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 版 发 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 (邮编: 100835)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总编室电话 (010) 58933140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宝隆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 6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目录

CONTENTS

师说

07 从“小牧童”到“老学生”
——吕艺生教授的艺术与学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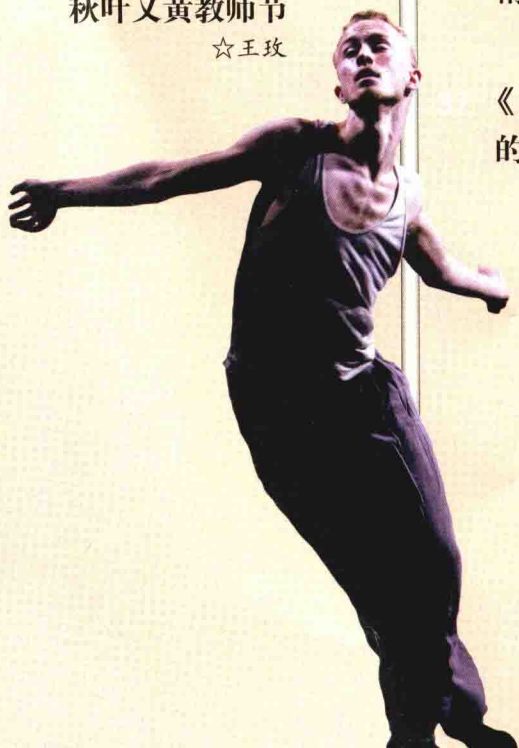
☆疏影

17 舞者学人：资华筠的舞者学术生涯

☆王菲宇

秋叶又黄教师节

☆王玫



观念

30 欧建平的求“变”精神与开放视野

☆王菲宇

37 《家》和“家”的故事

☆查拉

传习

40 飞鸟的翅膀

——左盛华老师散记
☆陈建男

44 根并荷花一茎香

——左盛华老师采访录
☆文慧

50 不负那一场光阴

☆张萍



触摸

50 画布中的舞者

☆田湍

63 周狄日记：

我在边镇过“七一”

☆周狄

83 随意 @：

生活里的“舞蹈人”

☆颜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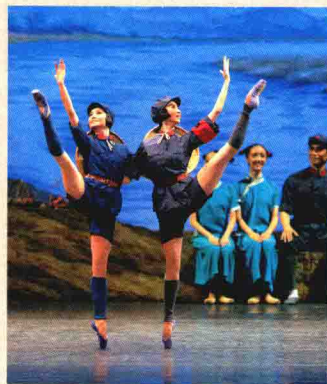
阅舞

72 多维视角中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
军》的时代解读

☆邓佑玲

81 寻找老照片

☆王梅





舞蹈人

舞蹈人物文化丛书(三)

邓佑玲 主编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舞蹈人》编辑委员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
尹佩芳 白淑湘 曲 皓 孙光言 李正一
陈 伦 罗雄岩 贾作光 彭 松
主任: 王传亮 郭 磊
副主任: 迟行刚 邓佑玲 王 伟 赵铁春 刘 岚
委 员: 王传亮 郭 磊 吕艺生 许定中 熊家泰
潘志涛 王国宾 李 续 迟行刚 邓佑玲
王 伟 赵铁春 刘 岚 肖苏华 孟广城
贾美娜 袁 禾 王 玫 李春华 张 平
张守和 张建民 高 镀 韩春启 温 柔
满运喜 邹之瑞 韩美玲 张 旭 张朝霞
陈建男 钟 宁 李天欣 全 妍 许 锐

总监制: 郭 磊

主 编: 邓佑玲
执行主编: 张朝霞
统 筹: 王 梅
视觉总监: 刘长春
栏目策划编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 梅 田 湑 杜 乐 任文慧
责任校对: 颜 煌
美术编辑: 郑治骞



编者寄语

假如有时光穿梭机，这一刻，应该是回到60多年前。

1954年2月，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里的四合院。北京舞蹈学校教员训练班在这里成立。一期训练班成员40余人。

1954年9月6日，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北京舞蹈学校198名学生与106名教职工在这里举行了建校典礼。这是北京舞蹈学校的临时校舍。

1956年4月，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陶然亭路39号。北京舞蹈学校搬进了正式校舍。

1978年11月，北京舞蹈学校改制为大学，改名为“北京舞蹈学院”。3年之后，搬至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路1号，紫竹院北侧的新校区。

南校门入口处，镌刻着“舞蹈家摇篮”的巨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0年前的校舍，早已湮灭不存。但是，那座校舍一直矗立于第一代舞院人心中。循着这样的一个路径，我们走过60年的记忆，蜿蜒曲折，然而，也注定会辽阔光明……

《舞蹈人》第三卷恰逢北京舞蹈学院成立60周年出版，我们希望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成为北京舞蹈学院60年历程的一些缩影或者花絮。

关于这些人和事，我们希望通过亲历者的回忆、讲述，还原当时的情景。

这是一代代舞院人的缩影。我们试图寻找那些跳荡的火花，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或许籍籍无名、或许灿若星辰，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舞院人，他们构成了中国舞蹈的一部分。

这里，有他们艺术足迹的流连，这里，也有我们对岁月的回望，对历史的虔敬。

这里，我们用图片和文字走过回忆，一步步，越远反而越清晰。

讲述将继续……

目录

CONTENTS

师说

07 从“小牧童”到“老学生”
——吕艺生教授的艺术与学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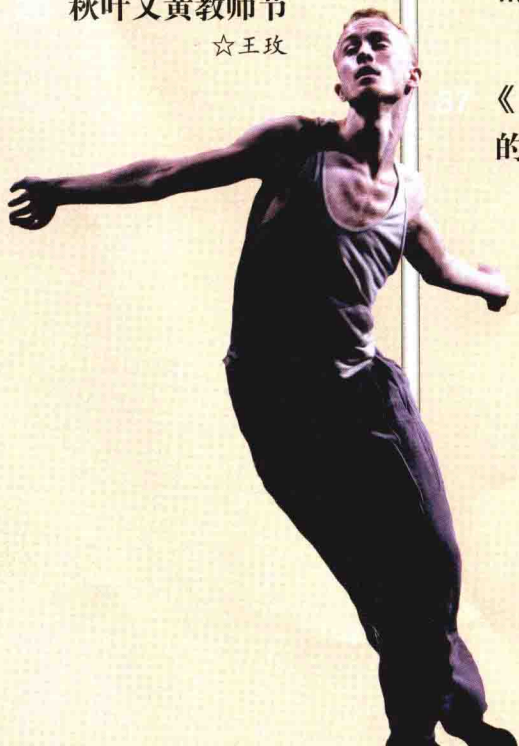
☆疏影

17 舞者学人：资华筠的舞者学术生涯

☆王菲宇

23 秋叶又黄教师节

☆王玫



观念

30 欧建平的求“变”精神与开放视野

☆王菲宇

37 《家》和“家”的故事

☆查拉

传习

40 飞鸟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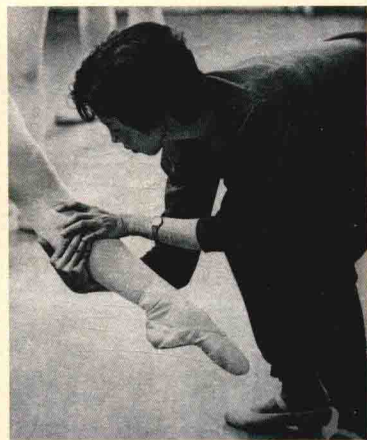
——左盛华老师散记
☆陈建男

44 根并荷花一茎香

——左盛华老师采访录
☆文慧

50 不负那一场光阴

☆张萍



触摸

50 画布中的舞者

☆田湜

60 周狄日记：

我在边镇过“七一”

☆周狄

66 随意 @：

生活里的“舞蹈人”

☆颜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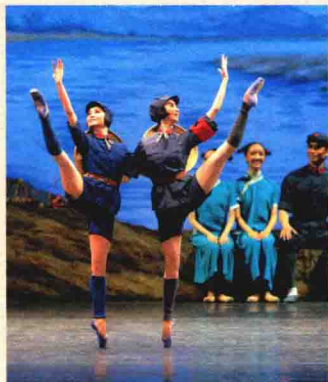
阅舞

72 多维视角中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时代解读

☆邓佑玲

81 寻找老照片

☆王梅



师说

编者按：

听老舞院人讲故事，经常听到的不是“我”，而是“我们”。那是一个集体记忆高于个人记忆的时代，也是舞蹈人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的一部分，充满荣誉感与崇高感的时代。吕艺生教授就是那个时代舞院人的一个代表，他身上一直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无论是做学员还是做教员，无论是做团长还是做院长，他都有一种身为舞蹈人的责任。这样的使命感驱动他不断学习，不断创新。



从“小牧童”到“老学生”

——吕艺生教授的艺术与学术人生

疏影

吕艺生教授的身份很多元，多年前他与王佩英凭借《牧笛》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表演银奖，后来从舞蹈教员变为舞蹈最高学府的管理者，之后，在他担任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期间，以“大北京”概念，奠定了北京舞蹈家协会更为开放与多元的行业地位。当下，这位北京舞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以旺盛的精力敏思力行，不断探索舞蹈理论的新境界与新高度，而在他的推动与呼吁下，舞蹈普及教育终于走进了义务教育课堂。

可是这些外在的成果与身份，不足以让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生动、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舞蹈理论家、教育家的风采。反而有几个瞬间，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10年前第一次见到吕艺生教授熟练地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惊讶的，因为我知道在他那个年纪学习使用电脑要克服很多困难，单是汉语拼音输入法就是一个难关，更何况还有什么文件存储、归档、收发邮件、做课件等。和吕教授聊起这个问题，他笑笑说：“自己学会用电脑很方便呀，我的文章好多都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后来，再每看到吕教授使用最新的电子产品，如拿出一台袖珍的投影仪接上手机现场做演示，我就不再惊讶了，因为他一直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我手边是2004年8月12日北京舞蹈学院艺术传播系2003级在校生整理的吕艺生教授采访笔记，下面的文章就是根据这篇采访笔记整理的。我在努

力回想8月12日这个时间，应该还在放暑假，可是学生们都提前返校了，参与对北京舞蹈学院老专家、老教授的采访工作。那一年是北京舞蹈学院建院50周年，当时身为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的吕艺生教授是那一群年轻的大学生眼中的敦厚长者，平易近人地和学生们侃侃而谈他的求学经历与成长经历。今天，我重新翻拣出这一篇采访，一方面是想



1957年，吕艺生于莫斯科大剧院前留念。



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舞蹈人在他的艺术人生中有怎样的努力和思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那一群艺术传播系的年轻人一个有意义的纪念，因为他们正在接力舞蹈人纯粹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成就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生的人生。也许这就叫薪火相传吧？

下面就是吕艺生教授的自述。

因为追星，我来到北京舞蹈学校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那时的北京舞蹈学院叫北京舞蹈学校。我当时在东北森林文工团当演员。我在三岁时就没有了父母，所以一直跟着祖父母生活，家境比较困难。接触舞蹈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东北森林文工团需要小演员，我就考进团里了，那时我11岁。1954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一张已过期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北京舞蹈学校教员训练班开学这一消息，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所国家级舞蹈学校了。


当时我也“追星”，我很崇拜吴晓邦和戴爱莲先生，当时我不知道戴爱莲先生就是舞蹈学校校长。我看到这条新闻，就立刻写了封长信，大概1000多字，那可真下了功夫，反复修改，主要表达对他们的爱慕，以及对艺术的向往，并希望有到舞蹈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当时只是这么一个想法。戴先生没有给我回信。在后来的工作中戴先生向我说明了原因：“我这中文不行，看不懂。写信也只能写英文信。”

此后，我就随时关注着舞蹈学校的新闻，我注意到教员训练班开学了。教员训练班毕业也就意味着舞蹈学校要开学了。我记得是5月开学，但那份报纸是6月份的，后来我就随时留意报纸。有一天，我突然看到北京舞蹈学校正式招生。我那时是十四五岁，正在佳木斯赶上沈阳文工团下放，看到北京舞蹈学校正式招生，高兴地不得了。我就把我想考舞校的愿望跟团领导说了，没想到领导当时就答应了，而且，他们很关心地对我说：



“你就带着行李，如果考上了就不用回来了，考不上，就在北京玩玩儿。”

于是我孤身一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但火车走到天津便不能走了，永定河发大水，铁路冲坏了，“哎呀，这怎么办呀？”我着急呀。正好遇到有汽车是天津开往北京的，我买了张票就上去了。什么车呢？是卡车，敞篷大卡车。那时公路都没有修好，4个多小时的路程全都是沙石路。等我到了长安街时，太阳要落山了，但看到天安门的那一刻，我还是激动得掉了眼泪。看完天安门，我找了一辆三轮车，城里城外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旅店，因为永定河发水旅客都没走。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于是我对车夫说：“你还给我拉回火车站吧。”就是现在的前门箭楼，没有旅馆，那时是八月份，人们就睡在箭楼底下，横躺竖卧的。我走过门楼子时，看到左门楼下有人在睡觉，于是我就睡右门楼下了。我拿的提箱里有风衣，盖上就睡了。第二天感觉眼睛不舒服，一看，晚上睡露天眼皮被蚊子叮了，肿得特大。吃点东西，我就开始找北京舞蹈学校，报纸上说在香饵胡同（东四十条附近）。我在大栅栏附近找到一家旅馆，它门前客满的那个牌子摘下来了，正好就一个人的房间。店主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进京赶考的，考舞蹈学校。店主对我特别热情，告诉我东四十条怎么走。好不容易找到了香饵胡同，进了胡同里头，“噢，舞蹈学校原来就是这样的。”就一个普通百姓家的门，确实，当时舞蹈学校教员训练班就是在那上的。我来到北京舞蹈学校，收发室问我，我说是来报名上学的。我见到翁美云老师，她说：“早就考完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说：“我可远啦，我是边疆来的。”当我知道副校长陈锦清老师就在旁边时，我走上前去，跟她说我来得有多不容易，她就一个劲地看我被蚊子咬肿的眼皮。陈老师就说：“好、好，有胆量，给他报上吧，四年级名额还不满。”当



第九届中国舞蹈 中国舞蹈艺术 颁奖典礼





20世纪50年代，赴法青年演出团在巴黎凱旋門集体留影（左一琵琶演奏家王范地，左三歌唱家马玉涛，左四吕艺生，右三王佩英，右四作曲家杜鸣心）。

时我很诧异，我是来上舞校一年级的，想都没想能上四年级，何况肖苏华、白淑湘、陈爱莲、孙天露等都在三年级，后来陈锦清说：“你准备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考试吧。”考完试，当时就告诉我考上了。我回到旅馆，店主高兴得就差没放鞭炮了，仿佛当年考上了状元一般。

学生时代什么都没耽误学

1954年9月6日，我们在白家庄开学了，但现实的北京舞蹈学校跟我想象的还是有点差距的。白家庄当时是郊区，很荒凉，周围是大片原野，只是几

间小平房，不过是新建的，但到处都坑坑洼洼的。条件十分艰苦，到了冬天，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而且教室里是没有暖气的（秋天的沙尘暴也十分厉害，窗台上是层层黄土）；而整间舞蹈教室只有一个小煤球炉。每当在上课之前，我们都会使劲热身半个小时，跑啊、练啊。有趣的是，每次上完课，鼻子下面都会变黑——被煤灰熏的。但当时的伙食非常好。对我来说，家里贫寒，像原来我在东北吃的是高粱米、窝头、白菜什么的，每个星期六才能吃一顿白米饭、炖肉，那时每周都想那一顿呢！来到舞蹈学校其实也吃窝头，但完全是按苏联专家的要求来吃，每天是定餐，牛肉、鸡蛋是必不可少的，